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燕姻緣全傳
第六十八回 安國治點將出師 孔總兵請帥看營

詞曰：自古蛾眉能債事，一笑傾城，禍到真難制。況加虎翼助他威，移山撼岳猖狂勢。雖有賢人難展志，拜倒轅門，恨少雙飛翅。凝眸近望受降城，方知失國因女士。

閒詞按下。

話表安元帥挑選十萬精兵，發分了三千與萬傲，帶領了三千人馬為前隊。其餘復即挑選了參將十六員：彭學海、孔方谷、陳鵬、魯冉、張彪、施夢熊、齊湘、齊潞，管涓濱、馮旭林、蔣炳、李文燦、韓國賢、胡本恕，金鏡、俞大倫等，各領兵二千五百為接應。又令御營守備沈必貴、姜擺、蔡洪祖、周賓，每人各領兵五百督解軍需。仍由（有）御營再著總兵雷掌衡、龍耀海、談國表、居應魁等各帶本部人馬五千為護衛。安元帥自統御林軍二萬為中營。點兵已畢，這些參將、游擊、守備、兵丁人等紛紛回家收拾，都在教軍場伺候。安元帥赴關，次日，祭纛起程，天子命文、武百官進出皇城。這正是：

文官把筆安天下，武將提刀（刃）定太平。

出了皇城，擺了隊伍，浩浩蕩蕩，一路上威風凜凜。只見刀槍耀日，劍戟層層，帥纛飄搖，旌旗招展。一路上逢山開路，遇水填橋。那些兵卒也有得哭的，也有得笑的。笑的是：今日此別駕興師去，建功立業；哭的是：此時一行，撇子拋妻。

征夫堪歎又堪傷，千里從戎到北方。

自恨當年欣習武，誰知今日戰沙場。

層層劍戟如林布，凜凜刀槍似網張。

皆因只為名疆鎖，故爾拋妻並棄娘。

且說安元帥帶領十萬雄兵，其中總兵、參將、游擊、守備千百，把總大小千餘員，總歸他一人掌管。途中日夜不得安閒，況且有了幾歲年紀，風霜雨雪，其實勞苦。大兵由西大路而進，果然威嚴。但凡主帥行軍，原有一定章程，不能聽那將士勞攘。〔你〕道內中亦有馬兵，亦有步卒，你想那乾步卒那裡走得馬軍？安元帥每日命他們只行六十里，早早安營紮寨，埋鍋造飯、喂馬。

途中走了將近一月。那一日，路過延安界，原是陝西、甘肅管下，乃行軍要道。有那探事的細作報子報與延安兵備道錢鳴，錢大老爺差人備下公館、酒饌，自己帶了幾個隨丁，拿了手本，親至安老爺營中請安。一路上，只見：

旗幟疊疊如林布，戰馬層層似海潮。

前部先鋒到了跟前，錢大老爺勒住了馬。有萬先鋒問道：「前面是甚官兒？」有錢大老爺的牙役回道：「延安府兵備道錢大老爺備了公館，迎接大將軍。」萬傲吩咐紮下營盤，即慌差人飛報元帥。元帥隨下令，吩咐將人馬紮在郊外，不許騷擾百姓，違令者斬。那些大小三軍、參將、游擊一聲得令，各各安營紮寨，埋鍋造飯，撒糧喂馬。

再言元帥只帶四員護衛進城，入了公館。錢大老爺近前，先請聖安，然後參謁元帥，口稱：「卑職探知大人出師，本該遠迎，奈何地方事重，未曾遠接。望祈恕罪。」安國治道：「本帥有何德能，敢勞貴道如此？殊覺不安。」錢大老爺先參過了主帥，然後又與四位總兵行了賓主禮。獻茶已畢，即慌吩咐擺席。「但願諸位大人此去，掃除賊寇，馬到成功。」正是：

望風倭寇皆投順，棄甲倒戈永不前。

一統江山歸聖主，萬邦執此息烽煙。

酒宴已畢，安元帥告辭。錢老爺差人抬了豬羊酒食，犒賞三軍。

次日，起寨動身，有甘、陝總督遣人饋送下程。離了延安，大兵前進到了潼關，有三邊總制孔熊率領部下三軍前來迎接。一連過了幾日，點驗盔甲，操演人馬。正要出兵，不覺已是冬寒時候，只見江成玉岸、水結冰山。古雲：六臘不交兵。安老爺督領三軍，把守關隘。

那一日，天降大雪，孔總兵制備了酒宴，請主帥與四位總兵賞雪。安老爺望著四位總兵道：「今歲如此大雪，來年必是豐收。但是這乾兵卒人馬受此風霜，也是為國家大事，人人都是拋妻棄子，背井離鄉，卻也淒慘。本帥意欲上城一觀，不知諸公意下如何？」眾人說：「當得遵令！」即慌吩咐取了氈衣、雪帽。更換已畢，帶著幾員副將上城一看，只見營盤密布、戰馬分群，各營門豎起旗號，不亞過千間銀屋，萬座瓊宮。雪飛飛落將下來，層層疊疊，碎剪鵝毛。只見關內人家關門閉戶。此一刻，那些營盤外並無一個兵卒，都躲在裡面，將那些乾馬糞燒起。

清煙漫漫迷山郭，殺氣騰騰透陣門。

一望平沙皆是白，征夫焉有不消魂！

元帥回頭再往關外一看：好一似銀裝世界，玉砌乾坤，眼前並無一塊空地，盡皆是雪；走獸迷其穴窟，飛鳥失其窩巢。正是：

漁翁江上停絲網，繡女停針詠絮飛。

滿眼乾坤如玉琢，山河處處似銀堆。

望了一會，不覺越下越大。孔總兵命人取了一個小小帳棚，紮在城頭上面，帳內設著火盆飲酒。只見那雪景，卻也可愛，怎見得？

遍地撒瓊瑤；舞長空，蝶翅飄，白茫茫占斷陽關道。銀鋪著小橋，玉裝著破寨。江天滿目，梨花落，剪鵝毛；山童來報：壓折老梅梢。